

汉语主宾不对称现象考察*

司富珍

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101

提要 本文主要考察汉语中的主宾不对称现象,涉及的主要方面有一般复合词的构造特点,离合词的构造特点,和一些方言语法现象诸如关中方言晋语交城话中“VX着”语法结构特征及“人”的变调现象等,以此来验证主宾不对称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法规律。

关键词 主宾不对称 复合词 离合词 VX着 “人”的变调

中图分类号 H1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484(2004)01-0043-07

1 主宾不对称现象:来自现代汉语复合词构造的佐证

一般地说来,自然语言的句子应该是一种有层级的结构(hierarchical structure)。句子的层级性表现在多个方面,例如,在语义方面,存在题元角色的等级序列,(Jackendoff 1972:43-46)在句法方面,则存在一系列与句法表征和句法操作相关的等级序列。主宾不对称(asymmetry)现象反映的也是一种句法结构的不平衡性和层次性。按照 Chomsky(1988:48-74),在逻辑语义学和面向人工语言的形式语言学里,为了逻辑和数学的目的,为了操作的简单和运算的简易,常常设想一个动词和两个东西相关,而不存在不对称性。但自然语言与人工语言不同,它可能存在不对称的性质。在我国大陆,也有学者对主宾不对称现象做过很好的研究,如沈家煊(1999:196-237)曾经从语义和语用的角度,对主宾不对称的句法表现和原因作过细致的考察研究,认为主语和宾语的不对称本质上在于语义上施事和受事的不对称,语用上话题和焦点的不对称。徐烈炯(Xu 1994:115-137)曾经讨论过与反身代词先行语有关的主宾语不对称现象。事实上,主宾不对称现象不仅可以在句子的平面进行研究,也可以从复合词的构造中得到佐证。Chomsky(1988:48-74)曾经提到,在一些语言中,可能会运用一种被称作合并(incorporation)的程序来组成一个复杂的动词:即一个名词可能以粘着代名词的方式加进动词里去,形成一个复杂的动词,如在西班牙语里:

(1) **Juan caza los ciervos.**

Juan hunts the deers.

Juan hunts deer. [1]

[收稿日期] 2003年9月5日 [定稿日期] 2003年11月28日

* 非常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对拙稿提出的宝贵意见!文中如有舛误皆由笔者所致。

[1] 按照通行的体例,当援引非英语的外语句子为例时,在相应的原句子后是按原句子结构以词与词直接对译为结果的英语句子,然后是翻译为英文的句子。为直观起见,原句子用粗体。下同。

由上面的句子可以派生出:

(2) **Juan ciervo-caza.**

Juan deer-hunts.

但却不能组成下面的句子:

(3) **Juan-caza los ciervos.**

Juan-hunts deer.

由于深层次的理据,短语结构表达式的不对称性隐含着—个动词的宾语可以与动词合并成一个复杂的动词,而主语则通常不能。

我们通过对汉语双音节动词的考察发现,在汉语里,不仅确实存在着句子平面上的主宾不对称性,而且这种不对称性还可以从汉语复合词的构造中得到验证。

具体说来,短语结构表达式的不对称性隐含着:

1) 一个及物动词可以撇开主语和其宾语合并成一个复杂的动词,但多数不能撇开宾语单独与主语合并成复杂的动词;

2) 除非是不及物的动词,因为它本身已经排除了与宾语结合的可能性,才有可能退而寻求与主语的单独结合;

3) 如果不属于以上两种情况,就是主动宾三者俱全。

虽然并不是绝无可能一个及物动词撇开宾语与主语合并成复杂动词,例外有时还是可以发现,但动词撇开主语与宾语合并成复杂动词的情况却是常态。

笔者对《现代汉语词典》(2002 增补本)和《倒序现代汉语词典》(1987)中所有复合词进行一一考察,发现复杂动词中出现主语的情况主要有三:

1) 要么是不及物动词(或形容词)与主语合并,或者整个词语为两个主动式形成的并列式词语(后一种情形多为成语),如“心爱、心酸、心软、心醉、资深、眼花、眼热、眼红、眼拙、眼尖、齿冷、语塞、情窦初开、鸡飞蛋打、心狠手辣、尔虞我诈、人困马乏、目瞪口呆、男盗女娼、鬼使神差”;

2) 要么是及物动词先与宾语合并后再与主语合并,多为成语或惯用语,如“自成一家、虫吃牙、铁树开花、八仙过海、百川归海、精卫填海、泥牛入海、猫哭老鼠”;

3) 要么是宾语前移后与动词合并成为复杂动词,虽然人们一般将这样的词语的内部结构分析为主谓结构,但实质上这个“主语”的位置是由宾语通过移位来填充的,如“情不自禁”的“情”是及物性语素“禁”的逻辑宾语,同类的及物性语素宾语前移构词的例子还有如“璧还、何谓、何在、自恋、自顾、自轻”,不过数量有限,而且在以“自”打头的这类词里还存在一种同音删略现象,关于这一点,我们有另文讨论。

这种规律还体现在,当我们翻检任何一部现代汉语词典时,都会发现,如果找到一个动词性的语素(或根字),你会发现在它的下面通常有着一长串以它开头的构造形式为动宾结构的词语。就是说,多数动词性语素有能力撇开主语与宾语组成固定的词语。而当我们再翻检《倒序现代汉语词典》时,则会发现,在以名词打头的词语下,主谓构式是有限的,且这些构式里的动词性语素多为不及物的。就是说,在一般的情况下,动词性语素是无法撇开宾语而与主语构成词的。笔者对《现代汉语词典》和《倒序现代汉语词典》这两部具有权威性的现代汉语辞书中所列词语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这一规律是普遍的。它为研究主宾不对称现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材料。

先举两例构词能力比较强的名词性语素,看看它们的构词情况。以“情”为例,《倒序现代汉语词典》“情”下所列词语共 107 条,其中动宾式构造词语有 41 条,分别为“补情、不近人情、承情、触景生情、传

情、动情、发情、够交情、寡情、即景生情、讲情、矫(jiáo)情、矫(jiǎo)情、尽情、拉交情、领情、留情、卖人情、难为情、求情、任情、容情、抒情、水火无情、说情、送情、送人情、讨情、套交情、调情、偷情、托人情、忘情、无情、行人情、徇情、殉情、知情、钟情、酌情、纵情”。

其中出现了主语的只有“水火无情”这一条成语。就是说,在这里,撇开主语而与宾语组成动宾式词语的词在“情”条下占到了近一半。而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情”下所列词语共 54 条,其中主谓构式的词语只有 5 条,即“情不自禁、情窦初开、情急、情随事迁、情投意合”。

以“情”开头构成的主谓式只占到整个以“情”开头的词语的不足十分之一,而且这 5 个词中的“主语”或者是与不及物动词性语素(如“迁”、“投”、“合”、“开”、“急”)结合构成,或者虽然与之结构的是及物性的语素,但主语本身是从宾语位置而来(如上文提到的“情不自禁”),不存在及物动词抛开宾语与主语组合成词的问题。

主宾不对称现象由此可见一斑。

再以“地”为例,《倒序现代汉语词典》“地(dì)”下所列词语共 163 条,其中动宾式或含动宾式构造的共有 32 条,分别为“拜天地、出人头地、顶天立地、翻地、翻天覆地、改天换地、肝脑涂地、割地、耕地、呼天抢地、欢天喜地、脚踏实地、惊天动地、就地、开天辟地、留余地、落地、铺天盖地、扫地、设身处地、失地、斯文扫地、死心塌地、随地、五体投地、下地、养地、一败涂地、英雄无用武之地、战天斗地、整地、坠地”。

在这些含动宾式的词语中,含有主语的只有 5 例“肝脑涂地、脚踏实地、斯文扫地、五体投地、英雄无用武之地”。且显然“地”处于宾语位置,所以这些例子不属于动词性语素撇开宾语与主语结合的例子。而其他 27 例则都是撇开主语与宾语结合成词的例子,占到了含“地”的所有词条的六分之一。

再看《现代汉语词典》,“地(dì)”下所列词语 128 条,其中,主谓式构造或含主谓构造的只有“地大物博、地动、地覆天翻、地老天荒、地震”。

其中只有“地动”和“地震”是主谓式构造,而其中的“动”、“震”都是不及物动词性语素,其他三个由主谓式并列而成的并列式成语中的主语所联系的则或是形容词性语素(如“大”、“博”、“老”、“荒”)或者是不及物动词性语素(如“覆”、“翻”)。所以也不存在动词撇开宾语与主语结合成词的情况。换言之,无一例是动词撇开宾语与主语构成词语的例子。

上面看到的是以名词性语素为核心进行的考察,下面再看两组以动词性语素为核心所做的考察。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叫”下面所列 28 个词语中,属于动宾式构造的就有 13 个,分别为“叫板、叫春、叫好、叫号、叫魂、叫绝、叫苦、叫苦连天、叫门、叫屈、叫真、叫阵、叫座”。其他则为联合式或是偏正式构造。撇开主语与宾语构成动宾结构的占到了近一半。

而在《倒序现代汉语词典》中,“叫”下列只有三个词语“呱呱叫、喊叫、呼叫”。无一带有主语的。

再以“打”为例,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打”条下共有 201 个词条,其中 137 为动宾构造式(从略)。而在《倒序现代汉语词典》中,“打”条下有词条 24,其中含主语的只有“鸡飞蛋打”,而其中的“飞”和“打”都是不及物性的,因而也不存在动词性语素撇开宾语与主语构成词的情形。

我们对《现代汉语词典》和《倒序现代汉语词典》调查的结果证明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現象,而是普遍的规律:即一般的动词性语素都可以撇开主语而与宾语组合成词,而且能产性很强。很多的动词性语素下所列的动宾结构式的词条都是一大串。却绝少有动词性语素撇开宾语与主语单独组合成词的情况。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可能一一举例。读者可以翻开这两本词典来进行检验,也可以翻检任何一部现代汉语词典进行检验。这一规律说明的是,主宾不对称现象可以反映在汉语的复合词的构造式中。而这种现象在其他一些语言中如西班牙语等语言中也同样存在,将它们联系起来考察不仅有利于研究汉语

的构词规律,而且有利于对主宾不对称的普遍语法规律的认识。

2 主宾不对称现象:汉语离合词的构造方式提供的证据

主宾不对称现象还可以通过汉语离合词的构造规律得到证明。

汉语存在不少离合词,不少学者对汉语的离合词做过很好的研究。这里要提的是,离合词中绝大多数是动宾式的词语,或者,虽然其原始结构不是动宾结构,却被当作动宾结构使用。陆志韦(1957:85-96)提到了四种离合词:偏正式离合词、动宾式离合词、动结式离合词和动趋式离合词,其中没有一种是与主语有关的。在这四种离合词中,又以动宾式为最多。而与动宾式构造有关的离合词中,又有两种情形:一种是离前和分后都是动宾式构造,例如:

吵架——吵了一架 丢人——丢不起那人 打胎——打了三回胎

以上诸例作为词的原结构和分开当两个词使用的短语结构都是动宾式组合。而另一种是本为非动宾式,分开后当动宾式使用的,例如:

退休——退了休了 游泳——游过几次泳 慷慨——慷国家之慨

以上诸例作为词的结构是并列式,而分开使用则是按照动宾结构使用的。这一点也早有学者注意过。而这里要提的则是:这些原本为并列结构的离合词中,没有一例被当作是主动结构使用,都是当作动宾结构来使用的。有的学者称这种现象为“讹变的动宾化”,如史有为(1997:25);有的人称之为一种“动宾化的潮流”。而我们这里想强调的则不管是讹变也好,是潮流也罢,都反映了一种宾语和主语之间的不对称性:因为它没有朝主+动的方向讹变,也没有形成主+动的潮流。在结构变形的过程中,主语和宾语的地位显然不对称。

3 主宾不对称现象:来自汉语方言的证据

主宾不对称的现象还可从汉语方言的材料得到证明。以下略举数例说明之。

3.1 从山西若干方言中的“V+O+的/着”结构看主宾不对称

主宾不对称现象表现在句法上,可以反映在在在某些语言或方言里,动词和宾语可以更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类似于词的语法单位,形成的结合体以动词为中心(head),它具有动词的语法特性,如可以像一般动词一样带有时体标记。在笔者的母语晋语交城话中,就存在着这样一种结构“V+O+的/着”。例如:

(4)我的袋子里放山药蛋的嘞。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的袋子里放着山药蛋呢”。其中的“的”相当于普通话的体标记词“着”(下同,至于这个“的”和普通话的“着”是不是存在渊源关系,与本文的讨论无关,在此暂且不论)。当然这句话也可以说成“俺的袋子里放的山药蛋嘞”,这时与一般的动宾结构方式一样,为“V+的+O”构式。

这个例子说明,交城话中的“V+的(着)+O”结构等同于“V+O+的(着)”结构。换句话说,宾语(O)可以与动词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以动词为中心的功能相当于动词的结合体,这个结合体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带上体标记词。同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

(5)他还睡觉的嘞/他还睡的觉嘞。(意思是:他还睡着觉呢。/他正在睡觉呢。)

(6)我的手机充电的嘞/我的手机还充的电嘞。(意思是:我的手机还充着电呢。/我的手机正在充电呢。)

(7)我的洗衣机正洗衣服的嘞/我的洗衣机正洗的衣服嘞。(意思是:我的洗衣机正洗着衣服呢)

另据乔全生(1998),中原官话汾河片的二十多个县及关中片、秦陇片的方言里都存在着“VX着”的结构,晋语并州、吕梁诸片都有类似的结构形式。

就是说,在这些方言里,“V+的(着)+O”的结构和“V+O+的(着)”的结构可以自由地换用。而在“V+O+的(着)”结构里,“V+O”这个结合体的内部紧密程度(可理解为一种语素结合的密度)大于一般的动宾短语,而小于固定的动宾式词。本文前面所讨论的动宾式词语应该是这类结构密度进一步加大,进一步凝固化的结果。因此,这里讨论的现象与前面所讨论的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

3.2 从晋语交城话中“V+人”的构词中的变调现象看主宾语的不对称

另外,在晋语交城话中,还有一个关于“人”的变调用法值得注意,这一变调现象显然与主宾角色有关,似乎也反映了一种主宾之间的不对称现象,在此一并提出来讨论。先看以下两组交城话里“V+人”的例子:

(8)a.兀家的狗儿可怕人嘞。(意思是:那家的狗很吓人,其中“人”变读为上声,与“忍”同音。)

(8)b.做了见不得人的事的人刚怕人嘞。(意思是:做了见不得人的事的人才害怕人,其中的“人”读本调,与“仁”同音。)

(9)a.小明家可呛人嘞。(意思是:小明家可呛人啦,其中“人”变读上声,与“忍”同音。)

(9)b.你说话就是专门呛人嘞。(意思是:你说话就是专门呛人的呢,其中的人读本调,与“仁”同音。)

比较以上两组句子里的“人”,我们发现,每组中a句的“人”发生变调现象,读为上声;b句中的“人”则读本调。而这种变调显然与连读无关,因为这两组句子里的“人”出现的语音环境相同,但其中一个必须变调,而另一个则绝对不能变调。更多的例子请看下面两组例句。

变读为上声的如:

(10)可呕气人嘞。/可憋气人嘞。/可闷人嘞。/可圪(liao)人嘞。/可燥人嘞。/可闹人嘞。/可冻人嘞。/可急人嘞。/可困人嘞。

读为平声(本调)的如:

(11)“可束人嘞。/他骗人嘞。/我不愿意麻烦人。/这事真麻烦人。/气煞个人。/急煞个人。/闷煞个人。/愁煞个人。

以上两组句子“人”的发音规律为:

1)“人”在所有其他位置都读平声(交城话平声不分阴阳),而在宾语位置则可能读为上声;

2)并非所有在宾语位置的“人”都变调,只有由主语降为宾语并与动词语素融合成了词语的“人”才变调。

进一步观察则可发现,上面这两组句子里,第一句中的“X人”都可以是由“人X”转换而来:“呕气人”意思是“让人觉得呕气”,“憋气人”意思是“使人憋气”,其他依此类推。国外一些语法著作将这种现象称作是主语降级(subject demotion)。

就笔者目前所调查的材料来看,在交城方言中尚未发现别的因构词而变调的现象;更重要的是,用“V+人”形式构词的并不是都要变调。例如交城话中“打人”、“骂人”、“杀人”、“求人”、“请人”、“做人”都不变调。只有从主语位置降级而来的“人”或致使结构中的“人”才变读为上声。因而仅仅从构词的角

度来分析“V+人”中的声调问题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认为,这一现象可能与主宾不对称问题有关。当然单单说因主宾不对称引起也还不够。因为如上所述,并非所有宾语位置的词(就以“人”例)都要变调,那么,为什么由主语降级而来的“人”要变调呢?用多项特征核査理论(multiple feature-checking theory)和语法功能分裂说(GFs splitting hypothesis)或许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也就是说,降级后的主语已部分地具有了宾语的语法特性,然后从题元角色的分布来看,它还保留有主语的部分特性,这就是所谓的语法功能分裂现象。就是说,一个语法关系(GR)可以同时承担两种语法功能,这两种语法功能又是由同一个词的不同特征来体现的。“人”的变调大概就是为了区别和标明它的特殊身份。这一问题的解释应当是开放的,现在笔者将这一问题提出来与其他的主宾不对称现象一起讨论,而更进一步的解释还需要更多的语言事实的支持。

4 余论

在当前的各种形式句法理论中,一种倾向性的做法是将词库和计算系统分离开来。在研究具体的句法规律时,基本上不考虑词语内部的构成。从可操作性和解释的方便性上来看,这种做法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如果研究一下类似汉语这样的语言中词语的内部构造,我们又会发现,许多句法的规律可以在词语的内部寻找到踪迹。这有点像生物学研究中的全息反映,构成生物体的细胞之于该生物体来说固然是不同的等级和层次,然而提取一个细胞却可以获得整个生物体各个方面的信息。克隆技术就是以此为原理而产生的。以往中外学者研究主宾不对称问题,大都是在句子的层面展开的,而本文则试图通过分析词语的内部构造考察有关现象,并期望能为揭示语言系统内部的全息图式提供一些线索。

参考文献

- 陆志韦 1957 《汉语的构词法》,北京:科学出版社。
- 乔全生 1998 从洪洞方言看唐宋以来助词“着”的性质,《方言》第2期,150—156页。
- 沈家煊 1999 《不对称和标记论》,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 史有为 1992 《呼唤柔性——汉语语法探异》,海口:海南出版社。
- 史有为 1997 《汉语如是观》,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赵淑华 张宝林 1996 离合词的确定及其性质的再认识,载胡明扬,《词类问题考察》,308—319页,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1987 《倒序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2002 《现代汉语词典》(增补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 Chomsky, N. 1988 *Language and Problems of Knowledge: The Managua Lecture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Huang, C-T, James 1982 *Logical Relations in Chinese and the Theory of Grammar*, Ph. D. dissertation, MIT.
- Huang, C-T, James 1984 On the Distribution and Reference of Empty Pronouns. *Linguistic Inquiry*, 15, 531-574.
- Jackendoff, Ray 1972 *Semantic Interpretation in Generative Grammar*.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Xu Liejiong 1994 The antecedent of *Ziji*.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2, 115—137.

作者简介

司富珍,女,1966年3月生,山西交城人。1999年获山西大学文学硕士学位,2002年获北京语言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位。现在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教研室工作。主要的研究方向是理论语言学,近年的研究兴趣主要在生成语法学、语言理据学、语义学等领域。已在国内外语言学杂志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出版专著两部。

Observations of Subject-object-asymmetry Phenomena in Chinese

Si Fuzhe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101

Abstract This article observes that some subject-object-asymmetry phenomena in Chinese including subject-object-asymmetry in general compound words, some syntactic units which can be used both as the all and the one and as disjointed parts, i. e. so-called detachable words, and some syntactic phenomena in some dialects such as Jin dialect and Guanzhong dialect.

Keywords subject-object-asymmetry compound words detachable words VX-zhe the tone-changing of "ren"

第二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暨中国社会语言学会成立大会在中国澳门举行

第二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社会语言学会成立大会于2003年11月21—23日在澳门举行。本次会议由澳门语言学会、中国社会语言学会和澳门理工学院联合主办。参加本次会议的正式代表来自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台湾以及美国、日本、荷兰、波兰、马来西亚等国家,约100人,提交论文80多篇,内容涉及社会语言学的一般理论、语言生活和语言政策、港澳台社会语言现象以及其他领域。著名社会语言学家、美国South Carolina University的Carol Myers, Scotton作了题为“Predicting and Explaining Grammatical Convergence Across Linguistic Varieties”(语言变体之间语法并和现象的预测和解释)的主题演讲。孙宏开、戴庆厦作了关于濒危语言研究的大会发言。其余论文分两个小组宣读和讨论,小组会场分为语言生活、语言规划、语言应用、语言教学、语言的社会差异、语言变化、语言与文化、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等专题。游汝杰作了总结发言。会议安排紧凑,会风民主,讨论认真热烈,代表们收获很大。

大会开幕式后,举行了隆重的中国社会语言学会成立仪式。学会监事长褙伟旗博士宣布了本届学会领导人员名单:顾问江蓝生、李向玉、John J. Gumperz、王均、陈章太、侯精一、孙宏开、王宗炎、祝畹瑾等17人,名誉会长程祥徽、何超琼,会长曹志耘,副会长高一虹、邵朝阳、徐大明、周庆生,理事长邵朝阳(兼),理事李宇明、黄行、游汝杰、陆镜光、Robert S. Bauer、张洪明、刘勋宁等27人,监事长褙伟旗,副监事长蔡志龙、尹德刚,监事赵日新、周非凡等5人。曹志耘会长报告了中国社会语言学会的筹备和成立情况。周庆生副会长宣读了中国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中国语言学会、中国民族语言学会、中国民俗语言学会和中国文字学会的贺信。曹志耘会长还向学会顾问和名誉会长颁发了聘书。

中国社会语言学会是一个国际性的学术团体,其日常学术活动主要有两项:一是主办或参与主办“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二是编辑出版《中国社会语言学》杂志。有意加入中国社会语言学会的学者,可与下列地址联系索取学会章程和入会申请表:1)澳门大学中文系邵朝阳博士,E-mail:acs@yp.com.mo, cisio@umac.mo; 2)100083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15号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研究所张世方博士,E-mail:zhangshf@blcu.edu.cn。(本刊记者)